



# 为何文华奖表演奖首次颁给民营院团剧目?

◆ 朱光

因主演莫言编剧、央华戏剧出品的话剧《鳄鱼》，中国台湾演员赵文瑄获得第十八届文华奖表演奖——这是文华奖多年来首次把奖项颁给民营院团剧目，而赵文瑄也是首位获得文华奖的港台演员。这两个首次的纪录，集结于话剧《鳄鱼》又是为什么?

首先，民营院团已经成为演出市场上的生力军。今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第十届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终评中，浙江台州乱弹剧团演员鲍陈热，就成为首位摘梅的民营剧团演员。这与当前“新大众文艺”逐渐兴盛背景下，“文艺两新”——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的增长密切相关。“文艺两新”具体到演出行业，就是民营院团、个体演员，早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被提及。成立于2014年的央华戏剧，就是当前中国舞台演艺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民营文艺机构。在此次与莫言合作《鳄

鱼》之前，出品的话剧《如梦之梦》《冬之旅》《情书》以及中文版话剧《悲惨世界》等，就是与蓝天野、刘烨、安娜伊思·马田、胡歌以及法国国家人民剧院等名家名团合作。2021年12月1日，央华戏剧创始人、艺术总监王可然获得了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2023年9月，他作为唯一的民营院团代表在北京文化论坛上做主题演讲《戏剧在文旅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2024年成为北京市文联第十届理事会理事……这个直面市场的民营戏剧制作团队，还多次赴法国上演《雷雨》和《雷雨·后》，以及《悲惨世界》，赢得法国同行嘉许，确实是当前中国民营院团中的开拓者。

其次，话剧《鳄鱼》是文学与戏剧互相成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获奖后，意识到获奖作家中剧作家数量过半，因而把精力更聚焦于把文学作品搬上戏剧舞

台。而《鳄鱼》这一充满寓言性的文学作品，象征的恰是人性的欲望——鳄鱼的体型是由养它的玻璃缸大小决定的，如果给它换更大的“容器”，它会更膨胀。因此，剧中养鳄鱼的单无憚(赵文瑄饰)的行动，与鳄鱼的体型形成对应关系——也是莫言在文学上的魔幻现实主义于戏剧舞台上的再现。

再者，话剧《鳄鱼》精准聚焦了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润”出国，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是巧取豪夺了他人财产甚至尊严。暮年之际在海外过生日，单无憚回想一生，还是觉得与发妻一起吃红薯的瞬间最甜蜜……观众不仅仅是在了解体会不到的人生故事，感受魔幻与现实交织的艺术手法，还在参与一场人性与机制的反思。“鳄鱼”越长越大，最终反噬伺

主，这是寓言，也是现实。

因此，由谁来扮演这个复杂的、戏剧舞台上几乎没有“先例”的角色，就尤为重要。单无憚这个角色既有“单于”的霸气与“无憚”的魄力，也要有一丝文人气质、一点善良底色、几分迷茫与犹疑。赵文瑄以文采卓然的忏悔者形象作为主基调，在导演的调拨下，精准演绎了这个角色的人生起伏以及在关键时刻丝丝缕缕分明的情感转换。他在结尾的独白最能展现角色内心、触动观众思索，让人思考“如何避免这种人性溃败的悲哀”。

文化表演奖首次颁给赵文瑄，当然是对其个人演艺能力的褒奖，也是剧作整体成就的明证。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奖项的开放、多元，面向更广大的“新大众文艺”时代已然到来。

## 上海点亮艺术世界未来的那盏灯

◆ 徐佳和



近日，拉古纳国际艺术奖亚洲首站正式落户上海，这一创立于意大利威尼斯、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奖项，并非首个选择上海作为亚洲支点的世界级艺术平台。从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长期合作，到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吸引全球画廊齐聚，再到各大国际画廊相继在上海设立分支空间——上海，这座东方国际大都市，正以日益增长的引力，吸纳着全球艺术资源的持续汇入。为何国际艺术奖项与机构如此一致地青睐上海?

上海艺术生态的成熟度，构成了吸引国际奖项的第一重磁场。这座城市已建立起完整的艺术生态链：从创作端的M50艺术园区、上海油画雕塑院，到展示端的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浦东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等一大批民营与公立美术馆矩阵，再到交易端的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上海艺术品交易周，以及艺术媒体、评论、金融、保险等配套服务，艺术生态的健全性与密集度，与老牌世界艺术中心的巴黎、纽约、伦敦堪以比肩。

奖项需要落地生根，而非悬置空中。它需要与本地艺术家、策展人、收藏家、画廊主产生深度互动，需要借助成熟的艺术周、艺博会等窗口迅速打开局面，这些条件，上海已然齐备。上海艺术品交易周醒目的交易额，西岸艺博会一票难求的盛况，都传递着一个明确信号：这里

的艺术不仅是挂在墙上的审美对象，更是融入城市血脉的跃动力。

上海艺术品市场是国际艺术世界无法忽视的吸引力。ART PRICE《2024年度艺术市场报告》显示，全球纯艺术品拍卖活跃发展。美国、中国、英国仍是全球最为活跃的拍卖交易国家，2024年美国纯艺术品拍卖总额为38亿美元，位居第一；中国18亿美元，位居第二；英国以14亿美元位列第三。上海稳居全球市场最活跃的十大城市之一，艺术品交易总额占全国近三成。藏家队伍不断壮大，新买家和年轻买家数量显著增加，中国市场呈现出较大的韧性。每年秋季的上海艺术品交易周，已形成集艺博会、拍卖预展、学术论坛、美术馆特展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其产生的“艺术季效应”辐射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奖项的运营，在深层次上绑定着艺术市场的脉络，通过落户上海，能直接面对一个购买力旺盛、鉴赏品位日益专业的收藏家群体，这种“奖项一曝光一市场”的价值良性循环，为国际艺术奖项的价值兑现提供了最直接的舞台。

上海还有独特的政策环境与地缘优势，上海自贸区针对艺术品的保税展示、仓储、交易推出了一系列便利政策，降低了国际艺术机构运营与交易的成本与门槛，便于全球艺术资源在上海的集聚与流动。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基因中天然蕴含着开放、包容与创新的特质，既能

深刻理解并吸纳国际艺术世界的规则与语言，又能提供独特的中国视角与东方美学语境。对于拉古纳这类旨在促进跨文化对话的国际奖项而言，上海提供了一个枢纽——在这里，西方当代艺术的最新思潮可以与东方传统美学的当代转换发生碰撞，产生全新的艺术能量。

更深层次上，上海正在成为全球艺术的生产策源地。国际奖项的青睐，不仅仅是在选择一个展览场地或一个市场，更是在选择一个能够参与塑造艺术未来的创意共同体。上海拥有中国最顶尖的艺术院校资源，有庞大且年轻的艺术群体，有活跃的独立策展人和批评家网络，更有对新颖的文化事件抱有高度热情和鉴赏力的市民公众。这一切，使得国际艺术项目、奖项或思想在上海的落地，都不再是单向的展示，而必然引发激烈的讨论、本土化的实践与再创造。拉古纳奖带来的，不仅是意大利或欧洲的艺术标准，当它与上海本地的艺术力量相遇，其本身也必将被重新定义、丰富和拓展。这种动态、共生、富于生产性的互动关系，才是上海最核心的魅力所在。

拉古纳国际艺术奖等国际艺术奖项的纷至沓来，是对上海艺术生态健全性、市场活力、开放度与文化创造力的一次投票。上海不仅吸引了全球艺术的聚光灯，更是在点亮属于自己、也属于世界艺术未来的那盏灯。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电影《一战再战》中扮演的对抗种族歧视的爆破手鲍勃·格里森，其形象正好与他成名作《泰坦尼克号》中的杰克·道森相反。杰克纯真勇敢，热情无畏，富有才华的蓝色眼睛写尽青春无敌的风采。《一战再战》中，中年的迪卡普里奥是中年颓废的写照。懒散，脑子迟钝，性情焦虑。

在16岁的混血女儿薇拉被追击而遭遇生命危险之时，鲍勃重出江湖。他穿着一件褐红格子的超长版浴袍，仓促奔逃，寻找女儿。跌落爬滚，崎岖开车，浴袍像一件战衣，沾满尘土，又飘飘欲仙。导演的这件浴袍设计，真是微妙至极。逃窜的狼狈，救女的心切，尽在此衣。而浑不吝的旧浴袍，也写照了鲍勃的日常：有多么消极，就有多么松弛。只一句对话，他要在薇拉离家前对他他说一声“我爱你”，才自然道出所有消极与颓废中坚守着的那块父爱之地。

韩剧《柔美的细胞小将》第一季中，创业失败、卖了房子后的具雄住进了柔美的家，是柔美不舍得男朋友睡在办公室。做晚餐时，看着冰箱里的鸡蛋没有了，具雄去超市买鸡蛋，买葱。听营业员说包装袋要付钱，他随即放下了袋子。走到公交车站等下班的柔美。柔美与住他家附近的公司男同事一起下车。男同事也认识具雄，他看着穿着拖鞋、手举鸡蛋的具雄。柔美就说：“噢，他是过来玩的。”柔美，一个未婚女青年与男友同居，她不便公开。对于具雄，这句话是伤了他的自尊心了。还有他那种



穿着拖鞋、手拿鸡蛋的家常形象，在一个同性面前，他有窘迫之感。具雄个性松弛乐观，有大男孩的无拘无束。但是，当钱包里的钱连买一个塑料袋都要掂量一下的时候，柔美的这句话，是压倒他自尊心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天，他就

提出，要搬出去住。

韩剧《柔美的细胞小将》是根据漫画改编的，场景细节的微妙、人物心理的微妙，在荧屏得以再现。微妙，瞬间发生，难以捉摸，玄机埋藏，冷然变质。漫画正是往小微妙里做大文章。在搬出柔美的住所前，具雄要帮柔美修好餐厅顶灯。踩在餐桌上重心不稳摔下来，具雄的腿没事而餐桌的一条腿断了，恰恰又是柔美心爱的贵贵的餐桌。具雄借了钱，买了原版的新餐桌。看着手机上要她收款的新餐桌货款，“小雄，不要啊！这餐桌本来就是想换的”。看着柔美发出悲声，明白这两人即使还约会，

却必是完了。关于钱的微妙，影视剧里太多了。

反过来，穿浴袍救女儿的老爹迪卡普里奥，反英雄的英雄式样，潦倒派的黑色喜剧，也是可以转成漫画的。啼笑皆非，中枢温暖，它是平凡又不凡、为人父母的你我他。在与柔美分手的咖啡馆，具雄扎起了小辫子。颓废的鲍勃也扎着小辫。落魄男人的小辫，没心没肺的腔调。日后发财的具雄，开豪车，穿名牌，头发油光可鉴，可是再也不是好玩了。而迪卡普里奥太好看了，如果深情的杰克曾经是一种流行，那么落魄好爹鲍勃如今也击中了很多人女人的心。

### 微妙的都是有劲的

◆ 南妮